

錢俊瑞等著

我們的檄書

集納出版社出版

葉如敬題

錢俊瑞

著 等 瑞 俊 錢

書 檄 的 們 我

版 出 社 版 出 納 集

版 出 日 六 十 月 三 年 〇 四 九 一

我們的檄書

作者：

錢俊瑞等

出版者：

集納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目 錄

我們的檄書

汪派在上海各界活動的真相

汪精衛賣國的理論與實踐

斥汪精衛最近的賣國理論

我們的檄書

這是我們的一冊檄書，
我們要以理論的武器，
誅戮一切的「城狐」與「社鼠」。

×

我們的話是拙直的，粗魯的，
但我們的心是純潔的，熱烈的，
我們要向全國的同胞呼號：
祇有鬥爭，是我們的活路。

×

能斬荆櫟棘，才會有一條康莊的大道：

×

×

能去奸除醜，才是剪除惡魔的翼輔；
我們要畫出奸醜的臉譜，
我們要揭露奸醜的心腑。

x

瞧吧，是誰在向他主子磕頭下跪，
聽吧，是誰在向我們說謊胡語，
我們用一切的力量來制裁「他」——
這是我們爭取勝利的前途！

x

這是我們的一冊檄書。
我們要以理論的武器，
誅戮一切的「大盜」與「醜虜」。

x

x

汪派在上海各界活動的真相

一 教育界的汪派活動和學生界反汪的鬥爭

上海成爲孤島後，敵人處心積慮的想攫取上海的教育，對三千萬的純潔的學生加以奴化。去年暑期威脅利誘各校向偽教育部登記，爲了傀儡們的毫無威信及無能，主要的還是各學校同學響應了護校運動，激起反敵反漢奸的高潮，才把敵寇的陰謀粉碎了。到了汪逆甘心作敵寇的走狗，攫上海做他們活動的根據地就向上海教育界大舉進攻以博得他們主子的歡心，於是周佛海和丁默邨領導下拉攬教育界敗類組織了「教育委員會」。

偽教委會成立後，紛赴各校游說，大部份悉遭拒絕，尙有少數甘心附逆。經中美日報的揭發汪派在各校活動情形，加以卅萬同學「寧肯犧牲學業，不受奴化教育」的決心，就展開了全滬的反汪鬥爭的局面：

私立上海中學校長陳濟成，和道中女子中學校長崔堅吾在中華日報發表了擁汪通電，私上的

三千學生要求陳濟成表明態度，毫無結果，於是發表了告同學書。翌日，陳在校園中美日報聲明，只聲明了「專一教育事業，歷十餘載，始終如一」，對於中華日報的通電及對汪逆的態度一字不提。自然不能滿足社會人士與該校學生要求。因此部分的學生開始轉學，陳逆看勢將不能盡其走狗的走狗之責任，在八月廿二日停發轉學證書，強迫學生作其政治工具和施行奴化的對象。同日唆使暴徒毆打秉性忠耿富於愛國熱情的訓育主任周汝作。八月廿八日中美日報代表該報無數讀者要求陳濟成澈底表明態度。那知他仍漠然不理，反而強迫拉攏教職員簽名登啓事，爲自己辯護，另一方面，又向學生施行威脅利誘手段。第二天，私上三千學生發表爲集體轉學告全校同學書。從此三千學生全體離校，只乘下一千不到的學生，沒有轉學。直到偽國民黨六全大會開幕，陳濟成被選爲偽黨中央監察委員後，又有大批學生離校，陳濟成也就從此而滾蛋了。

當時道中女中的學生，也有同樣進行着離校運動。

不久，上海女大學生代表因要求校長吳志鸞表明對汪態度，被銬送捕房，致引起該校學生的騷動，輿論亦加以非議。吳校長終於懸崖勒馬，致函中美日報痛斥汪逆求和之謬說。因此引起汪派的嫉妬，雇用暴徒槍殺氣節凜然的吳校長。過後，各校均收到汪逆組織的「中國國民黨創共救

「暨特總部」具名的函件，以吳聶（聶海帆）的遭遇，威嚇各校校長，這正足以表示他們黔驢技窮。

從此持志校長何世楨，民國中學校長馮一先，青年中學校顧繼武，浦東中學校長汪曼雲，僑光中學校長張乙聲，光夏中學教導主任周樂山等，新寰職校校長張仲寰等相繼附逆，反汪巨潮立刻在各個學校澎湃着。

持志學生代表向學校當局提出質問，學校多方搪塞，該校學生因不得要領，就開始進行離校運動。因為該時該校尚未上課，對於離校運動是一個有利條件，不到五天內全校二百五十人，只剩八個四年級學生因轉學困難，仍留學校。

僑光中學平日學校當局不升旗，不許學生義賣獻金，認為抗戰反汪是盲從，不用不出水電費的校址，反而搬到每月三四百元房租的越界築路。接受汪派六千元的津貼，就把僑光整個出賣了。於是學生們就組織了離校委員會，積極推動同學離校。

新寰校長張仲寰擔任偽教委會委員後，即不常到校辦公，八月中又因病（？）辭職。該校同學向張新伯提出三項要求：（1）由張仲寰發表申明，表明態度並脫離學校；（2）校務由張新伯完

全負責；（3）如張新伯以環境不允許到校，由全體師生推舉若干人組織校務委員會。當時曾一度停課。張新伯起先答應考慮，那知後來仍拒絕學生意見，引起學生羣憤慨，忍無可忍，就將校長室之玻璃窗及櫥椅統統加以搗毀，張因此逃避無蹤。許多學生也因此離校轉學了。

光夏中學訓導主任周樂山平日公開對學生發揚汪言論，自其秘密被揭破了，也因病回鄉了，學校當局並未作明白的表示。

浦東中學校長汪曼雲的附逆，早就在文匯報揭露出來。最初只有少數同學不聲不響的離校。後來汪曼雲見不能再在光天化日下幹這卑鄙的勾當，辭職了，請狼狽爲奸的小舅子吳之屏代理校長，實行其大小漢奸換防的政策。同學也漸漸地覺醒了，吳之屏對汪之行爲不發一言，並且進一步的壓迫學生，開除學生。雖然經全體學生提出一次要求，但這次行動爲托匪所挑動，結果正如托匪所希望的，全體同學「留在校裏來反對奴化教育」（？）

××中學因外來的兩次反汪傳單，和××社同學的推動下，他們要求校裏的幾個可疑教員表白態度，二位教員也因此掛冠而去，還有一位因一部分學生的挽留，不表白態度而依然在校裏。因該校學生的堅決性不够，終於功虧一簣了。但因反汪情緒仍潛伏在學生腦海中，汪派要永遠的

廁身於××中學是不可能的。

××××中學因平時師生感情的融合，校長也表示過不投降的意志。最近因有違「大道市政府」的命令而在十月九日放假的嫌疑，全體學生開大會討論結果，寫信給學校，要求解釋放假的理由，以羣衆力量做基礎，根據師生統一戰線的立場，在這反汪反漢奸的鬥爭中總會取得勝利的。

中華日報發表了褚民誼「榮膺」偽國民黨的秘書長，中法同學更積極的鬥爭着。早在暑期，學校開除了十幾個學生，又傳出法方停止供給中法的經費，汪派操縱幾個好的（？）學生組織護校會，要求中國政府增加經費，以便其實施奴化，因為大部分學生洞悉其奸，責問護校會，他們見勢不佳也就結束了護校會。爲了防止汪派勢力的侵入，該校學生提出「反褚護校的口號」着手組織真正的護校會，可是結果，這會又落在汪派走狗手裏，由是變更了口號，個別的宣傳離校，使得汪派變成光棍，大部分的學生都離校他往。不久中法雙方宣告學校停辦。

××女中聽到了校長周某某叛國的消息，很覺憤慨，校方雖作過許多口頭的保證和聲明，同學們爲了爭取這保證的確實，打擊汪派的進攻，發起了全體學生的愛國簽名運動。

××中學的校長汪某是汪逆的舊交，平日不到校辦公，一切都由教務主任劉某某主持，他用「國家至上」等話來掩飾他的陰險的面目，散播和平空氣，侮蔑友邦，因為學生鬥爭情緒的低落，現在只在醞釀的時期，他們對同學宣傳，向汪派教員辯駁，當同學面前揭破他們的真面目，提高了同學的反汪情緒，準備把汪派驅逐出××中學去。

××中學校長×××想以欺騙手段來隱瞞他自己的一切，經該校學生的揭穿後，他就捲款潛逃了。他把偽命交給他的爪牙，但是×××雖已離校，××中學的危機還是存在着，各級學生代表爲了適應環境的需要，組織護校會，驅逐三位有確實證據的變節教員，同時該校的訓育主任和事務主任聞風而逃。因此學校行政十分紊亂，然而學生們的秩序仍是很好的，他們正在發揮了同學們的集體力量，要把那些教育界敗類驅逐出校。

××大學，今年造了三四十萬元的校舍，在這各界緊縮聲中，××大學竟有這許多款項，這引起了該校學生的疑慮。上課後，該校校長在上哲學課和一位新來的經濟學教授上課時，都是汪派漢奸論調。學校裏什麼報紙都沒有，只有圖書館的大陸報，後來圖書館出現了中華日報和何世楨編的正氣。並且去年被輿論界所攻擊的漢奸教授×××，今年被擢昇爲訓育主任，一切的一切

都表示着學校的不可靠，於是幾個團體聯合起來向該校責問，校方的答覆是警告經濟學教授，保證圖書館不再有漢奸刊物報紙。這答覆自然是不够的。因為該校學生決心不够，少數幹部也不够堅強，所以還在積蓄着力量，準備着鬥爭的到來。

其他，如前社會局方面徐則驥周某某等很早就和汪派發生關係，不久，突然離滬赴渝，當臨行時發表談話，說是一時被脅迫，不得不虛與委蛇。……市立小學校長周××張××柴××暨極少數教職員錢××等，也因威迫利誘曾和汪派發生一度關係，後來中央黨務特派員到了上海，重新把他們拉了過來。私立中小學校長張××劉××吳××林××等，開頭都轉入汪派的泥坑，也因黨務特派員使了一點神通，才拉了過來。這一批人，都離開上海到重慶去了，在「中美日報」的教育欄，常常把他們的消息揭露出來，而且陸續看見他們的「啓事」的。

至於爲公中小學校長李歸熊，本是馮一先的爪牙，平常狼狽爲奸，無惡不作，當汪派未在上海活動以前，他們就向教育界各團體搗亂，挑撥離間，破壞教育界的團結，到了拿到汪派的津貼費，就很忠馴地爲汪逆效勞，一面搖尾乞憐，一面作威作福，毫無廉恥地到處活動。收買許多小嘍囉，組織一個偽教師協會，自任理事長。經常在極司非而路××號辦公。他的辦事員，就是首

先彼拉的浮誇年少的杜×。杜爲越界築路的一個小學校長，平素荒淫縱樂，跡近下流，侵蝕了大批學校經費，正是不得開交的當兒就乘機樂爲李所收買；想多挖些腰包，來給自己揮霍。現在經常到辦事處辦公，做了李的唯一助手。

聽說李有一次去拉一校長，跑了三四趟，沒有會見，他就老羞成怒，留了一個條子，要這位校長立刻給他答覆。過了幾天，他所得到的答覆說：是「回家去了」。他又遭了晦氣，後來打聽這位校長，並沒有回家，他就寫了一恐嚇信給他。說他是共產黨，要他當心！那位校長本來胆小，給他這樣一來，什麼事都不敢做，連他自己崗位上的任務，也怠工起來。

文昌中小學校長封某某，很早就加入汪派，現任偽教育委員，每月接受津貼三百元。可是他還假惺惺的，想一手掩盡同事耳目，做出兩面派投機的姿態，一面收買本校動搖的教職員，一面敷衍意志堅定的同事。終於狐狸尾巴露了出來，給大家發覺了，他以爲自己聰明，連連吩咐教職員，「外面環境，逐漸惡化，還是潔身自好，少出活動爲妙」。自己把校務委托被收買的教職員代管，暫時脫身，隱在南京飯店不敢出來，不多久，就找那些不被誘惑的教員的錯處，藉口誣蔑，想要他們就範。那知這些有正義感的同事，便聯絡起來，向學生公開宣佈，登時離開了學校，

封某氣得啞口無言。

另有一個市黨部變節的黨員，到法租界勸誘一個中小學的校長，他看這校長很精幹，也稍有一點地位，所以要他加入擔任偽教育團體，偽區黨部職務，每月奉送三百元。他以爲這樣豐滿的報酬，想來必無問題，那知結果被拒絕了。反老羞成怒的排出反間計，說該校長已經收下定洋一百元，早就加入汪派了。其實這位校長，非常堅定，絕沒有屈服。

二 汪派在職業界的活動

×聯××會的前身就是洋×。洋×的常委古××，孫××鄭××陸××等當×聯××會剛組織起來，還不肯參加。到了×聯第一次擴大徵求會友，他們看看這個團體，是有他的前途。便乘機混了進來。起先，他們還不大注意他。同時也不知道他們是打通一起的。當他們一進來，就暗中計劃奪取領導權，吸引積極份子，打定他們私人的地盤，其中以古某活動得最厲害，曾經徵求過該會負責份子參加到他的外圍宗派系統中去，他們靠着外圍上級的名義，邀集×聯會務負責人談話過，想把這團體作他私人投機的工具，因此他們在會內互相排擠，傾軋，愈演愈劇，到了汪

精衛叛變離開重慶的時候，他們便異曲同工地偏護汪逆和平投降的理論。甚至認蔣委員長是與汪逆一鼻孔出氣的。到處替汪精衛的叛黨賣國行動辯護。這時就漸漸引起X聯會內負責人的注意。

他們仔細調查到孫某是民誼藥廠的股東，跟褚民誼周邦俊等有着相當關係，因為周有過房女兒張某某，在X聯也很活動。有一次，發現張乘一敵人護送的汽車，一經揭開，張不自掩飾，倒反顯示她的神氣，拿出周邦俊信一封，並說出自己帶有數千元款項。……這與汪派關係，不無蛛絲馬跡的可疑了！

記得兩三月以前，他們私下發起舉行小型足球慈善賽，先向X×領事捐得銀杯一盞，作為此次錦標，事先會內任何人都不知道，一直到了要大會派人向難民X×協會接洽，說要主持這次競賽，才發覺到，該會查明這事全是他們私人佈置，並且請褚民誼給獎。當即由大會否決，不接受主持此事，所以他們也就無從實現了。

當英日開始東京談判，造出許多和平謠言，正是汪派在上海活動最得力的時候，X聯常理事會召集一次臨時會議，他們在會議上，反發出無恥的論調，什麼「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漢不

吃眼前虧」什麼「恐怕不久某派（指汪）就會威脅到我們身上……」

最近又發現到他們留會的書記黎某某，竟在會內暗中散發和平擁護運動的小冊子，內容有陳中孚何世楨等文章，更加顯出他們和汪派有密切的關係。

他們雖然還高站着×聯的上層機構，但他們祇不過是光棍罷了。我想×聯羣衆再也不會受他們的利用。因為他們的卑鄙無恥，已經漸漸拆穿出來，如果這個團體的羣衆，不甘把自己組織供他們作出賣工具，必然會使這些無恥之徒走向末路的。

三 汪派在婦女界的活動

上海婦女界的汪派漢奸金光楣，在求學時代就拿黨部的津貼。畢業以後，幾次鑽營，才入某女校爲訓育主任。因爲要培植私人勢力，就跟某某等決裂，離校不久，又反叛一向栽培她之國民黨。她在馬斯南路××里一二三號內二三號房間，設立一個機關。每天下午一至三爲縫紉，七至九爲京戲，吸收一批家庭婦女，成立「家庭婦女互助會」。當中份子，非常複雜，尙包括一部分女教師，因有所謂「女教師進修班」的成立，再在威海衛路設立××中學女子部，自任主任，